

# 旅游地居民职业转换中社会资本的影响与重塑 ——平遥案例

陶 伟<sup>1,2</sup>, 徐 辰<sup>3</sup>

(1.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广州 510631; 2. 华南师范大学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 广州 510631;  
3.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州 510275)

**摘要:** 社会资本具有识别社会结构的功能, 这种识别既有助于解释微观现象的差别, 又有助于实现微观到宏观的过渡。转型期中国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快速发展中, 传统社会资本的冲击解体和现代社会资本的建构过程, 研究视点很少放在以旅游为导向的社区空间, 对其旅游从业者的群体研究也缺乏关注。本文对平遥单位制解体后下岗职工进入旅游业及塑造相关社会资本网络的过程中, 社会资本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分析了每个阶段社会资本的状况、运作策略及作用。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旅游从业者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资本的差异会导致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世界文化遗产地平遥古城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 为了解社会资本在旅游目的地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 旅游; 职业转换; 社会资本; 平遥

## 1 引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国家包揽了城镇人口就业, 造成了统计上的无失业和事实上的隐性失业<sup>[1]</sup>。改革开放后, 人口包袱和隐性失业的遗留问题与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叠加, 造成失业问题日趋严重<sup>[2,3]</sup>。

平遥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晋中乃至山西的工业重镇, 平遥火柴厂、漆器厂等省级国有企业全国著名。在20世纪70-80年代平遥的国有企业到达巅峰后, 由于技术落后、市场萎缩等原因逐渐破产改制, 在90年代初人员大量分流下岗。而1997年申办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 平遥迅速成为全国著名的旅游目的地, 旅游产业蓬勃发展, 吸引了大量下岗人员再就业。30多年来, 平遥的产业结构呈现出“国退民进”的特点, 社会结构的变迁十分剧烈<sup>[4,5]</sup>。

社会资本具有识别社会结构的功能, 这种识别既有助于解释微观现象的差别, 又有助于实现微观到宏观的过渡, 而无须阐述相应的社会结构<sup>[6]</sup>。可见, 社会资本对社会结构各种要素具有综合并加以直观表达的能力, 对社会结构变迁具有社会结构本身研究所难以实现的强大解析功能<sup>[6]</sup>。

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投资, 投资者期望在市场中获得回报<sup>[7]</sup>; 它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获得实现个人、群体或社区目标所需的资源。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 社会资本被认为是由各种社会关系所组成社会网络, 在“人情法则”的指导下, 人们以社会关系为手段进行社会交换, 以获取所需的社会资源<sup>[8]</sup>。

收稿日期: 2012-08-05; 修订日期: 2013-03-0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271178, 40971096)

作者简介: 陶伟 (1971-), 女, 河南人, 博士, 教授, 英国伯明翰大学荣誉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城市形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城市旅游与遗产保护。E-mail: muyang426@hotmail.com

目前,转型期中国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快速发展中传统社会资本的冲击解体和现代社会资本的构建过程<sup>[9-11]</sup>。已有学者从社会资本积累、社会关系资本化、社会信任等方面对转型期社会重构进行了研究<sup>[12-14]</sup>;也有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农民工<sup>[15]</sup>、下岗职工<sup>[16-18]</sup>、移民<sup>[19]</sup>等的社会资本及其困境与对策。而针对空间方面,与地理学结合的研究,则主要是关注城中村、社区等特定地理空间内的社会结构及社会资本状况。但研究的视点很少放在以旅游为导向的社区空间,对其旅游从业者的群体研究也缺乏关注。

本文研究时间界定为平遥社会结构剧烈变迁的近30年,对平遥单位制解体、下岗职工进入旅游业及塑造相关社会资本网络的过程中社会资本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分析每个阶段社会资本的状况、运作策略及作用。本研究可为了解社会资本在下岗职工再就业中的作用提供重要参考。

## 2 研究方法 with 资料来源

改革开放以来,资源分配方式的改变冲击着以单位为核心的资源分配格局的地位。2000年前后,在平遥实行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使得大量工人下岗分流。单位制的解体方式有3类:① 火柴厂、柴油机厂完全倒闭,单位所有工人全部下岗分流;② 木材厂、针织厂的单位实体尚存,但维持经营困难较大,效益大不如往日,单位名存实亡,绝大部分工人已不在厂内工作;③ 减震机厂等企业面对较好市场条件,经过转制,效益尚可,但其社会管理及福利功能已经完全剥离。以上3种单位解体方式皆表明,其成员原先建立在单位基础上的社会资本消失了<sup>[8,20]</sup>,必需在单位之外重新建立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重构契机出现在1997年平遥“申遗”成功之后。平遥旅游业由于“世遗”的品牌而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建成了特色购物、特色餐饮、特色住宿、特色娱乐等方面的6条旅游产业街,发展了400余辆旅游电瓶车,建成了80余家民俗宾馆和民俗客栈,开办了120余家旅游购物店铺,形成了20个景点。旅游及相关行业吸纳劳动力达到4万余人,为单位下岗工人带来了发展机会。

本文在借鉴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基础上,以时间为线索对下岗职工所处的社会空间即“场域”为对象进行分析。布迪厄将“场域”(field)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sup>[7]</sup>。”场域是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是社会分化产生出来的“社会小世界”,一个“社会小世界”就是一个场域,如经济场域、文学场域、学术场域、权力场域等;场域又是一个客观关系构成的系统,它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空间,而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场域的个体在场域中展开着竞争;同时,场域是有边界的社会空间,其边界是经验的<sup>[21]</sup>。总体上看,在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平遥从单位制解体到社会空间重构经过了三个阶段<sup>①</sup>:单位制度场的解体、生意场的入场阶段、生意场的塑场阶段<sup>②</sup>。

在2010年1月和2011年4月两次共25天的实地调研中,从平遥目前从事旅游服务行

① 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社会行动者,一旦进入某个场域,必须表现出与该场域相符合的行为,以及使用该场域中特有的表达代码。外部对场域内的认知及界定往往以其“代码”来区分,这种内在性外在化的过程形成场域的“游戏规则”。本文对于社会空间重构的时间阶段划分以场域内微观社会行动者特有的行为来区分。

② 对于单一社会行动者,在社会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国所经历阶段为:从国有单位中下岗,领取个体经营执照,营业额扩大或扩大店面。对于社会群体来说,同类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总和是构成社会空间重构的重要表征。入场阶段对应社会行动者进入某一场域的过程,塑场阶段对应在该场域内社会行动者深化其行为的过程。

业的国营企业下岗职工中,抽取20个个案进行现场访谈和记录(表1),并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对资料进行分析和归纳。访谈对象大多是20世纪50-60年代出生,80年代进厂,在目睹了国有企业的辉煌巅峰之后,也亲身经历了它的破败与萧条,最后在90年代单位解体后下岗。经过最初几年的彷徨后,他们投身到了旅游产业中,其中一些到今天已发展成了私营企业主。他们的亲身经历及感受是本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主要的第二手资料来源于平遥规划局与民政局提供的相关资料。

表1 访谈样本构成情况  
Tab. 1 The samples of interview

序号	对象	年龄	社会资本状况	原单位	现职业	社会资本再生产
1	吕女士	43	维持	柴油机厂	食堂厨师	经济报答
2	彭女士	54	变差	针织厂	个体裁缝	无
3	林女士	43	维持	火柴厂	旅游服务	感情交流
4	郑先生	50	维持	木材厂	开三轮车	经济报答
5	冯女士	46	变好	棉织厂	小宾馆店主	感情交流、经济报答
6	刘先生	45	维持	火柴厂	出租车司机	感情交流
7	阎先生	37	变好	柴油机厂	开电瓶车	提供服务
8	赵阿姨	49	变差	针织厂	失业在家	无
9	费先生	47	变好	柴油机厂	旅游产品商店	感情交流、经济报答
10	何先生	47	维持	木材厂	木工	经济报答
11	葛先生	40	变好	柴油机厂	酒店股东	经济报答
12	王先生	51	变好	柴油机厂	合伙经营商店	经济报答
13	简女士	45	变好	针织厂	管理员	经济报答
14	郭先生	40	变好	柴油机厂	开民俗客栈	经济报答
15	张师傅	42	维持	木材厂	开三轮车	感情交流
16	石先生	44	变差	火柴厂	开三轮车	无
17	梁女士	52	维持	火柴厂	开三轮车	感情交流
18	沈先生	43	维持	木材厂	开三轮车	经济报答
19	杨先生	46	维持	木材厂	开三轮车	无
20	陈先生	45	变好	柴油机厂	开民俗客栈	经济报答

3 单位制解体及社会资本重构

3.1 单位制度场中的社会资本

作为中国国企的缩影,企业办社会的平遥国营企业,如火柴厂、电机厂等共同支撑起平遥的社会服务功能,提供数以万计的工人及其家属的生产生活功能<sup>[22]</sup>。

火柴厂不仅有职工食堂、商店、澡堂,还有从幼儿园到高中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还有篮球队、文工团,甚至还有消防队。

——刘先生,45岁,出租车司机

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单位是具有严密组织、规范体系的制度场,在制约成员行为的同时,通过制度场内部的社会网络为其成员提供解决生产生活问题所需的资源。单位成员在单位制度场中构筑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并且依靠单位的社会资本构建个人身份及社会地位。

那时候关系都是非常亲的,自父母那一代就在火柴厂都是认识的,(跟他们)从小就玩在一起了,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大家每天都会串串门,婆娘们没事干就在一起唠嗑,孩子们就在外面玩耍,还能照看照看。我们平遥这边小孩过三岁、十三岁是大生日,捧场的人多才热闹。这时候工友邻居们就会互相帮衬着做彩带,准备礼仪等。

——郑先生,50岁,开三轮车

以前想进火柴厂很难的,不是家属子女或是技术特别好的人都是进不去的,那时像我这样的工人有二千多人,都住在火柴厂的家属区里面。然后还有子弟学校,澡堂,诊所医院等等。我们以前都靠着火柴厂,如果家里有人在火柴厂当主任或是当官的全家的地位一下就提高了,就会觉得别人高看你一等,逢年过节的串门的人也多。如果在火柴厂的车间里当个负责的小伙子,媒人都是成批的上门,姑娘们都愿意嫁给这种人的。为什么呢?收入又高又稳定,逢年过节的还有大堆的东西发,有什么不好?火柴厂的女娃子都很傲气的,家庭条件不好的她们看都不看的。

——林女士,43岁,从事旅游服务

### 3.2 单位制解体后的社会资本状况

孙立平说:“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事实上是社会中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sup>[23]</sup>。”由于在单位制阶段,单位还扮演着社会服务、社会保障供应者的角色,所以单位制的解体对单位成员来说,不仅是损失了原本由单位提供的资源,更是丧失了原本单位所赋予的身份与地位以及制度场所提供的福利与保障。

我原来在平遥木材厂工作,从1980年进场到2002年下岗。下岗的时候单位给我们买断了工龄,按一年500块钱算,我22年,一共是11000吧,再加2000安置费,就是13000,你说说现在一万多块钱能干什么?女儿在外面读大学,上学四年花了六万块,全是问亲戚借的。家里生活困难,自己也没本事,所以就在这边拉(三轮车)混口饭吃。你看看,这里都是这样的人,都是没办法的人。没有福利,也没有什么保障。前段时间我有个认得的人跌断了腿,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以前的单位都散了,谁管你哦,只好自认倒霉。现在我自己每个月自己交养老保险,统一交给社工会,有人来收的。

——张师傅,42岁,开三轮车

然而,在平遥,并非所有下岗者都会在单位制解体中承受社会资本的损失,一些在原有单位中具有较高领导地位者,他们较高的社会资本往往建立在单位外部,因此他们的社会资本能够保持到下一阶段。而普通工人与领导的关系的好坏也会影响在下岗关头的资源分配。

我们原来的厂都卖给做房地产的,钱都给原来的领导拿去了,还送给厂子的领导每人一套别墅,就盖在家属区外面,一栋比一栋大。而有些跟领导关系好的,能拿到更多的买断工龄钱。有些人跟领导不好,就一分钱拿不到,不停地上访,后来还给人给打了。如果你是领导的亲戚,他还能把你安排到改制后的公司去,比如我们隔壁车间的一个工人是会计的舅舅,后来就去了。

——张师傅,42岁,开三轮车

对绝大部分普通工人而言,下岗意味着大半辈子依靠的分崩离析以及未来生活的无可预料,意味着他们的社会资本遭受无可弥补的损失。而对于原单位的领导来说,单位解体后,原本具有的单位外部社会资本没有损失(如与地方政府、管理机构的关系)<sup>[24]</sup>。

## 4 初涉生意场的社会资本

“做生意”在下岗工人的眼里是渴望而又畏惧的一件事情。“做生意”,往往与发财相



联系,牵动着许许多多平遥下岗者的心;同时也往往与赔本甚至破产相关联,又使得一穷二白的平遥下岗者在生意场外迟疑和徘徊。但随着平遥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下岗工人开始涉足旅游生意场。社会资本在其初涉生意场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 4.1 从商初期的社会资本

绝大部分下岗工人进入旅游业时自身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相当,但同时进入旅游生意场的下岗者工人的发展却存在较大区别:在开业初期,有的能顺利地开业,而有的四处奔波却难以实现本金筹集、执照申办、场地租赁等。类似地,两家同时开业且最初的经营类型、本金规模、管理能力等经济与人力资本方面相当的经营者在发展几年后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往往其中一家越做越大、效益越来越好,而另一家只能养家糊口甚至难以为继。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经营过程中运作的社会资本不同。谁拥有的社会资本越雄厚,谁就在经营活动中占有优势。

**4.1.1 较高社会阶层的社会资本** 单位制解体后原国有企业管理阶层的社会资本层次较高,他们在面对旅游发展机遇时,获取信息及调动社会资本的能力无疑比一般人强得多。另外,在旅游发展早期,能够从外地获得旅游产品或信息的人也具有很大优势。这两类人,能够在进入生意场的阶段得到经营所需的生产要素,生意规模迅速扩大。

我在柴油机厂时是部门的会计,那时候国营企业跟地方银行的关系是很好的嘛。后来厂子倒闭了,场地也作别的用的,我就主动要求出来了。一方面下岗的时候补偿了一些钱,另外一方面,原来跟银行信贷部的还有一点关系,能借到一点钱。又问亲戚筹了一些钱,就在明清街上买了这间店面,那时候是1997年的事情了。一直开到现在,还赚了一点钱。

——费先生,47岁,开旅游商店

在古城里面我有个亲戚是管理部门的,那时候旅游的事情刚有点苗头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赶紧去申请买个店面。我就去啦,有了他帮忙很顺利的就买到了铺面。后来就把铺面出租了,每年能赚好几万。

——王先生,51岁,合伙经营商店

我祖上就是开铺面的,就在平遥古城明清街上。我从棉织厂下岗之后家里面给我找了一点关系,让我跟着人出去学着做生意。学了几年之后我弄出来一点门道,就在这里开了一家客栈。在外面我知道现在的游客喜欢什么样的环境,看重什么样的服务,现在看来,出去的几年对我现在的生意帮助是非常大的。

——冯女士,46岁,开民俗客栈

无论是在生意初始时本金的筹集、信息的提供还是打通环节等诸多方面,较广泛的社会资本会更加有利于企业站稳脚跟,谋求发展。这个阶段的社会资本,基本上是在单位制阶段积累下来的,较高社会阶层的管理层具有很大的社会资本优势。

**4.1.2 较低社会阶层的社会资本** 对于普通下岗职工来说,同质性的社会网络和较窄的社交网络使得他们的社交范围限于亲人和工友,很难为自己创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那时我身体不好,没法经常在外面跑,平时也就没怎么跟外面的人交往。来往比较多的还是临近的这些人,我在这里(指职工家属区)住了十几年了,我老公不在家的时候,我遇到什么问题大多是靠邻居帮忙。我们单位散的早,同事也都散掉了,没什么联系方式。亲戚也渐渐的都不联系。

——赵阿姨,49岁,失业

每天出去接货接活都那么累了,哪有精力去走朋友,人家也忙不是?一般到家里面就是老婆娃子,去街上接活见的都是拉车的。我亲戚朋友有几个,平日也没空见,过年过节的时候见一见。以前的工友都下岗了,不知道在不在平遥了,许久没有交过信了。

——石先生,44岁,开三轮车

社会资本存量对初涉生意场者相当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下岗再就业职业层次的高低。对于普通下岗职工而言,他们并非不明白社会资本对于生意经营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在单位场域结构中,较低社会阶层人群处于较低位置,审视其自身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经济条件差、文化素质低导致他们无法支付与较高社会阶层建立并保持社会联系的成本;其次,从较低社会阶层整体来看,他们的社会网络层次低、同质性强,整个阶层的社会资本存量<sup>③</sup>都不高。因此,在初涉生意场阶段,网络成员之间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导致他们新从事的职业(在旅游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也较低,一般是贩卖食品,蹬三轮车等初级服务业。

## 4.2 巩固自身社会网络策略

平遥的生意人,无论是依靠单位制阶段积累的较高社会资本存量进入较高生意平台的,还是下岗之后重新开始建立社会资本的,采取一定措施进一步巩固在创业(再就业)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社会网络都是必须且重要的。一般地,他们根据自身经济实力的差异,采取三种不同的巩固方式:经济报答、提供服务及感情交流,不同的阶层在运用这三种方式巩固自身社会资本时存在一定的差异。

**4.2.1 经济报答** 经济报答的手段在高低两种阶层都存在。在平遥,人们普遍认为经济报答是最好的回报及巩固社会关系的方式。对于较高阶层,生意往来会通过定期的经济关系,如红包、回扣等手段维持联系,数额相对较大。对于较低阶层,节日或重大事件如婚礼、丧事等提供物质馈赠是较好的选择。

人家帮我介绍了工作我总归是很感谢的,我刚刚上岗,收入不高,家里还要留出吃饭看病的钱,就这样我还是要拿第一个月收入的一半去看望(介绍工作的人)。

——何先生,47岁,木工

**4.2.2 提供服务** 提供服务一般是低阶层为感谢高层提供的帮助对其的付出,服务虽然不如经济报答现实,但更能体现真挚的情感,因此也较易被接受。

下岗后,试了很多地方都不合意。后来旅游公司的经理介绍我去他们那里开电瓶车,我很满意这份工作。可是我家里穷,没有什么能报答他的。我就每天接送他孩子上学放学,从不间断。他也很感激。

——阎先生,37岁,开电瓶车

**4.2.3 感情交流** 感情交流多见于较低阶层之间的互相感激,往往是基于血缘或地缘的社会关系。强关系提供的帮助如果以经济方式报答有时反而会让人见怪,因此通过感情交流维持社会关系,巩固社会资本也是一种选择。

我的工作是一个好邻居介绍的。两家人是世交,(关系)很亲,之前就是经常走动的。她帮我介绍了工作,我也不用送礼什么的,送了反而是见外了。平日电话联系,多聚聚,有空串串门就足够了,毕竟来日方长嘛。

——林女士,43岁,从事旅游服务

## 5 塑场过程中的社会资本

1997年以来,平遥旅游产业的从事人数与日俱增,旅游从业者构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阶层。他们兴奋而艰难地进入旅游生意场。但进场仅是起点,发展需要采用策略进行塑场。如何精心运作以促进生意的不断发展,是这个新的产业阶层面对的最主要问题。面对

<sup>③</sup> 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社会资本存量指的是其中实际资源的部分。

这个问题，经营者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扩大社会关系网络，促进和巩固社会资本的积累，而且与创业期不同，这一时期经营者更加关注“熟人”、朋友等自致型社会资本<sup>④</sup>。

### 5.1 社会资本在生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新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认为：经营活动中的信任来源于社会资本，因此人们的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资本的信任结构之中的。人们的社会交往并非一定带着目的和动机，但是牢固广阔的社会资本网络对扩大经济活动的影响至关重要。

**5.1.1 照顾生意，介绍客源** 在平遥，旅游生意主要面对外来游客，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生人社会”，但是社会资本却在不知不觉中起到联系店主与客户的作用。

我从2000年开始开这一间客栈，一开始都是散客为主。后来我认识了一家旅行社的老总，他的团就都住在我这里啦。现在我这里一半以上的房间都是团客，散客基本上也都是以前的熟客介绍来的。我对他们都很好的嘛，他们再介绍到我这里来（住），我都给他们打折的。

——冯女士，46岁，开民俗客栈

另外，很多本地的生意人之间都会存在着生意的关联，在平遥，导游、出租车司机、电瓶车司机是很受欢迎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是沟通游客和旅游生意人的桥梁。

在平遥做生意当然要靠朋友、熟人的支撑，我的生意大多是我的熟人朋友（导游、电瓶车司机）带来了，至少在70%以上。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同学、朋友很多，他们常常带团来我这里住。再就是靠自己咯，一回生，二回熟嘛，对顾客好点，他下次就会介绍人来的嘛。

——葛先生，40岁，酒店股东

的确，社会资本广、“熟人”多的个体经营者生意要好得多。经营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一回生，二回熟”，于是做过一次交易的顾客（中介）再次光临的时候便称呼他们为“熟人”，以从心理上拉近彼此的距离。他们会说都“熟人”了，肯定是不会欺诈你的，服务会给你最好的，回扣的点数也好商量。平遥古城的“旅游圈”是一个“熟人”社会，一旦有人欺诈“熟人”被人了解情况后，他将受到整个圈子的惩罚或谴责——从此将失去进入圈子的权利。所以“圈中人”基本都能遵守当地规则，树立讲道德讲信用的外在形象并且辅之以一定的社交技巧。这样，他就能够为自己构建丰富的社会资本，随之而来的往往不仅获得生意上的利益，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好处。

**5.1.2 提供帮助，解决困难** 对于旅游经商者来说，如能与政府职能部门的人成为朋友是求之不得的。这些朋友能够给商人提供及时的帮助，尤其是发生突发事件时，这些朋友通常是经商者求援的重要对象。

我很早就在衙门街开这家客栈了。十年来结交了不少朋友，黑道白道都有。在朋友方面花了不少钱，吃饭喝酒之类的绝对少不了的，但是很值得。对我们生意人来说，没有这些朋友是不行的。那时客栈检查，说我这间客栈不达标，要降我的星级，我急得不得。后来通过朋友找了个在旅游局工作的，他帮我跟检查的人说了，就过了那次检查。后来有检查什么的我都找他了，现在就成了好朋友。我们这里就是这样，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大家都得好处。

——郭先生，40岁，开民俗客栈

### 5.2 社会资本再生产策略

对于平遥旅游产业经营者来说，早期旅游生意场是一个很小的“圈子”，随着旅游产业不断发展，场域范围随着下岗工人和外地旅游从业者的涌入逐步扩大，社会网络结构愈加复杂。但是无论是先来者或是后到者，都需要不断梳理、整理、维系在生意经营过程中

<sup>④</sup> 社会资本分为先赋型社会资本（与生俱来或通过继承获得）和自致型社会资本（经后天努力获得）。



积累下来的社会资本,不断寻求并拓展新的自致型社会资本,实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5.2.1 梳理社会关系网络** 在塑场阶段,生意人都会对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分类并区别对待。若是单位制时期的工友并未通过职业转换进入生意场,原有的联系将逐步弱化并最终消失。而通过创业(就业)进入生意场的工友相互之间的社会联系较为紧密。

从2000年之后就基本上不再和原来的工友联系了,大家都是那个样子,互相之间也没什么共同话题了。要是熟了,有些人还会来求你借钱。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

——赵阿姨,49岁,失业

**5.2.2 保留强化社会关系网络** 在疏远对自己以后的生意发展没有帮助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生意场中的从业者保留并强化有用的社会关系。一般而言,这类社会关系是能够对他们的经营提供物质支持的资源,包括亲友、邻居、朋友,他们会设法保留、巩固、强化有用的社会关系。

**5.2.3 拓展优化社会关系网络** 拓展优化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是在原有范围内去除无效的,保留强化有用的“关系”,还是一个寻求新自致性社会资本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塑场过程拓展社会资本的核心环节。

平遥这两年开旅社、民俗宾馆的人越来越多了,很多都是外地来的,天津、陕西、山西,别的地方的都有。原来也不认识,不过大家都在一条街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很快就熟了。我们在生意上也有往来,比如人家给游客推荐买纪念品的时候会选我家的,我也会免费送给他们一些纪念品放在房间里头。

——费先生,47岁,开旅游产品商店

**5.2.4 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转换与提升** 布迪厄把资本划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类资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sup>[17]</sup>。很多旅游从业者在生意进入稳定期后,积累了一定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但是由于在单位制阶段相关文化资本积累不足,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平遥旅游生意场中,与外来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经营者相比处于下风。2001年平遥开始举办国际摄影节之后,依托于本地从业者之间的社会网络,传递民俗、建筑、旅游、摄影相关的旅游文化信息,成为吸引客源,提高效益新的增长点。这个过程使得网络成员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也带来平遥旅游从业者整体文化资本的提升。

下岗后开了这间客栈,但区位不大好,没什么客人。后来请教了人家,才知道很多人是通过网络来定房间的。我就自学电脑和网络,请了专门的人帮我做客栈的网站。现在每到旺季,网上预订房间占到一半以上。我也经常买些杂志什么的书,放在大堂的桌上,有时候客人会翻一翻,无聊的时候自己也看一看的。

——郭先生,40岁,开民俗客栈

## 6 阶层差异化中的社会资本因素

在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平遥下岗工人面对沉重的家庭负担与社会压力,需要在社会发展中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旅游的发展给他们带来发展的机遇,无论是经营民俗客栈、商铺,还是运营出租车、三轮车,平遥不同阶层的下岗工人实现了再就业。然而,行业也是身份差异的象征,下岗职工中的弱势群体始终只能从事低端的体力劳动,这与他们社会资本增长缓慢密切相关。以单位制解体为始,直至旅游产业化后的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平遥的社会阶层差异进一步拉大<sup>[25]</sup>。这种差异显著地体现于居住分异的现象。



原木材厂位于古城西部,由于地理区位优势明显,原厂区土地市场化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一方面为转制后的企业提供充足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却加剧居住了分异与隔离。原属单位的土地用途转变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物业(如众多的铺面、家家利超市、居广居酒店、宏源物业等),由企业出租给承包者;第二部分为地产,包括三四层地产(主要卖给原单位中层干部)以及不对外出售的股东别墅(企业及政府领导居住);第三部分为原有职工社区,有200多户居民;各部分之间由铁门和围墙分隔。

我现在的房子是1982年进厂时分配的,50 m<sup>2</sup>不到,到现在都快30年了。原来屋顶是漏的,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去年修了一下才好。以前我的同事,就是那些当领导的现在都住在别墅里,就在家属区外面,一栋一栋的,看得怪不舒服的。现在丰源公司还把原来厂区的那块地给卖了,卖给私人开发房地产,三四层的小高层,拿出一部分房子给以前的中层领导住。也有向外面卖的,3000元一平米吧。现在我跟他们(指以前的领导)见了面就不打招呼了,有时候看到了也会绕路走。他们开的小轿车,我们骑的三轮车,见到了挺难受的。我们基本上是自己家属区里面的以前的工友一起会玩玩,不跟别人玩的。

——张师傅,42岁,开三轮车

原本是共事多年的单位同事,尽管很多还是以前同一车间的上下级,但社会结构出现重大改变后,巨大的社会阶层差异使这三部分人不再亲密无间,而是隔阂重重。上层次不屑于与下层次交往,下层次对上层次心怀畏惧且愤愤不平。虽然仍同住在一个厂区内,资本差异造成的身份不同让他们形成自己独立的交往圈及社会资本,这也导致了贫困人群社会资本的同质性,其社会资本的质和量只能维持在较低水平而难以提高。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社会资本差异中找寻。国有单位制中的身份差异是造成社会资本差异的最根本原因,也直接导致了他们在旅游行业入场的难易和塑场的发展程度不同。干部熟悉再分配体制运作的规律,且在其早期权力运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在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他们借助自身的政治资本及社会资本来为自己服务<sup>[8]</sup>。因此,平遥单位制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就是旧体制中的精英。他们将优势延续到后一阶段的运作“生意场”过程中,优势进一步扩大了。

普通下岗工人的社会资本存在以下问题:社会资本存量窄、同质性强、社会参与度低等。这导致在单位解体时的资源分配过程中,普通下岗工人缺乏表达自身诉求的渠道,同时丧失了社会阶层上升的空间。他们距离资源配置中心最远,因此在单位解体中得到的社会资源也最少<sup>[27]</sup>,在生意场的起步阶段落后于其他阶层。接着,“一步落后则步步落后”,单位制时代积累的低层次的社会网络并不能对生意场的运作有丝毫的帮助,异质性社会资本的缺乏使他们只能维持单位制时期的低水平社会资本,甚者,由于单位制度场的解体,他们的社会资本存量更差。对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即使能够进入旅游生意场,他们需要面对各种资本的缺失带来的社会排斥,这些社会排斥叠加在一起加剧了其劣势程度的累积性,同时造成一种贫困的“自我复制”,“马太效应”使得他们地位每况愈下<sup>[27]</sup>。因此,绝大多数的平遥下岗工人自单位解体后开始从事低层次旅游服务工作,十余年间并未有所改变,其境况甚至随着平遥古城物价上涨而每况愈下。平遥单位制解体后,社会结构剧烈变迁,阶层差异更加明显,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 7 结论与讨论

1978年以来,自平遥单位制解体到旅游产业化发展的整个过程可划分为三个“场

域”阶段：单位制解体的制度场、生意场的入场阶段及塑场阶段（表2）；相对应地，平遥的下岗职工在三个场域中经历了下岗、再就业以及发展生意的过程。社会资本在平遥旅游商业化的特定外部环境中，对这三个阶段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资本基本建立在在单位制制度场中，职工分享着单位中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单位制解体后，普通单位成员与单位有关的社会资本全部失效了，这不仅意味着失去工作和工资，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而原单位中较高层次的管理人员，则依旧保持其社会资本并借助自身的政治资本及社会资本来为自己服务，将优势延续到下一阶段。

在生意场的入场阶段，由于前期积累的社会资本不同，下岗人员进入生意场的难易程度和从事的职业出现差异。累积社会资本多者在面对旅游发展机遇时调动各方面的能力强，他们能够得到经营所需的生产要素，生意规模得以迅速的扩大。而对于普通下岗职工来说，同质和较窄的社会资本很难为他们创业（就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为了巩固已经存在的社会资本，他们会采取提供服务、经济报答、感情交流等方式。

在生意场的塑场阶段，新的社会资本对生意的帮助有很强的作用。同一旅游圈内的关系网络可以照顾生意、介绍客源，提供帮助、解决困难。因此，生意人比较看重社会资本且采取不同策略建立及巩固新的关系网络。主要有梳理筛选社会关系网络、保留强化社会关系网络、拓展优化社会关系网络等策略，从而实现各种资本的转化和个人资本的增值。

社会资本具有识别社会结构的功能（图1），从而有助于解释微观现象的差别，同时又有助于实现微观到宏观的过渡<sup>[6]</sup>。宏观上的单位制解体初期，社会阶层差异导致了微观的社会资本存量不同。微观的社会资本存量的不同决定了相应的再生产策略，资本差异造成的身份认同让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交往圈，寻求帮助的网路差异较大。低社会资本者只能从事低水平工作，换取低水平收入<sup>[26]</sup>。而贫困自身也

表2 社会资本要素在不同“场域”阶段的影响  
Tab. 2 Social capital factor in three "field effect" stages

“场域”阶段	单位制	单位制解体 初涉生意场	塑场过程
社会资本			
作用	彰显身份 单位福利 生活网络	创立生意 打通关节	照顾生意 介绍工作 提供帮助 解决困难
存量特征	依赖、归属	延续、择优、 培育	巩固、拓展
再生产策略	—	经济报答 提供服务 感情交流	梳理关系 保留强化 拓展优化 资本增值
阶层差异	阶层差异 不明显	阶层差异初步 体现	旅游产业机遇 促使阶层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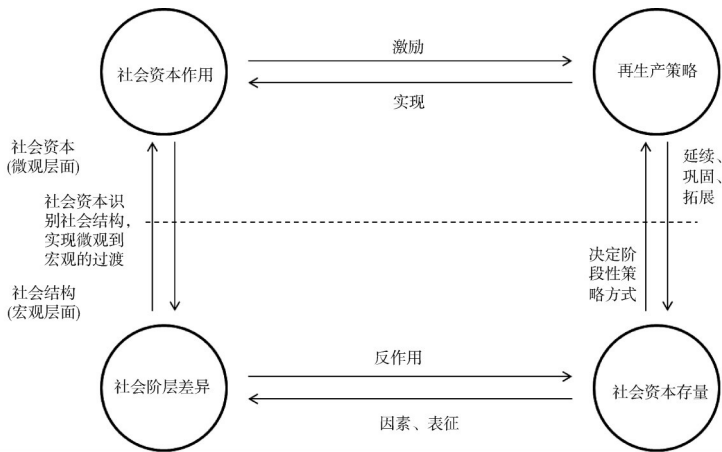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资本与社会阶层的互动关系

Fig. 1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interaction

会逐步“自我复制”，“马太效应”使得他们社会地位每况愈下。社会阶层差异明显拉大，社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由此印证了社会资本对社会结构各要素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的综的、强大的解析功能<sup>[6]</sup>。

目前，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平遥，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资本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并采取各种维持、巩固和扩展社会资本的策略。而对于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阶层分化，政府也应采取措施予以缓解，以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王新. 下岗与再就业. 群言, 1998, (5): 35-38.
- [2] Bjorklund E M. The Danwei: Socio-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work units in China's urban society. *Economic Geography*, 1986, (62): 19-29.
- [3] Bray D. Social 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 The Danwei system from origins to refor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4] Walder A. An economic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Danwei system. *Foreign Sociology*, 1991, (5): 26-32.
- [5] 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8, 94(Suppl.): 95-120.
- [6] 孙志丽. 单位制解体中的社会资本重构: 以辽抚顺市街边打散工一族为例的研究. 吉林: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 [7] 郭海青. 试述布迪厄关系主义视角下的场域惯习理论.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5): 45-48.
- [8] 宋时歌. 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 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精英再生与循环权力转换的延迟的一种解释. *社会学研究*, 1998, (3): 24-34.
- [9] 曹卉, 汪火根. 试论转型期社会资本的重建. *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 2008, (8): 122-123.
- [10] 程光泉, 张晓芹. 试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资本的建构. *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 13-15.
- [11] 郑艾林. 论我国转型时期农村社会资本的变迁. *农村经济*, 2011, (8): 92-95.
- [12] 宿羽, 陈丹. 中国转型期社会资本积累的传统思想观念障碍.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4, (4): 47-48.
- [13] 张海东, 杨隽. 转型期的社会关系资本化倾向.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0, (1): 53-57.
- [14] 唐有财, 符平. 转型期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 市场化、个人资本与社会交往因素探讨. *浙江社会科学*, 2008, (11): 59-67.
- [15] 于垠. 从社会资本角度解读农民工贫困. *江西蓝天学院学报*, 2010, (4): 47-49.
- [16] 曾旭晖.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转型期的劳动力市场: 以成都市进城农民和下岗女工为个案. 成都: 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 [17] 何双霞. 社会资本与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个案研究.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18] 胡平, 张鹏刚, 刘燕. 西部地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社会资本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4): 39-44.
- [19] 张波, 何跃, 谢辉. 三峡库区移民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8, (4): 6-10.
- [20] 柴彦威, 陈零极. 中国城市单位居民的迁居: 生命历程方法的解读. *国际城市规划*, 2009, (5): 7-14.
- [21] 马泓芸.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旅游地社区居民参与研究.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 [22] Huang Youqin. From work-unit compounds to gated communities: Housing inequality and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transitional Beijing. In: Ma L. *Restructuring the Chinese City: Changing Society, Economy and Space*. London: Routledge, 2004.
- [23] 孙立平. 断裂: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24] Lv Xiaobo, Perry E J.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M.E Sharpe, Inc, 1997.
- [25] Ruoppila S, Kahrik A. Socio-economic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in post-socialist Tallinn.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2003, 18(1): 49-73.
- [26] Li Meng, Zhou Feizhou, LiKang. DANWEI: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 *China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Hong Kong)*, 1996, (Autumn Volume): 89 -108.
- [27] 苏海玲. 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缺失和构建. *理论前沿*, 2009, (11): 20-21.

# The influe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idents' occupations in tourism destination Pingyao

TAO Wei<sup>1,2</sup>, XU Chen<sup>3</sup>

- (1.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2.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Research Center,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Social capital can identify social structure. The identification contributes to interpreting differences of micro phenomena and helps research transiting from a micro- to macro-perspective. In the time of transition, studies in China on social capital mainly focus on the dis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vertheless, there have been few studies on the tourism-oriented traditional community and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group of tourism practitioner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work about the changes of the social capital in the process that laid-off workers plunged into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shaped social capital network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unit community" in Pingyao. The study mainly analyzes the status of social capital, people's operation strategy and its effects during different stages. It reveals that social capita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practitioners, and the differences in social capital further enlarge the social disparities. The Ancient City of Pingyao,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s a typical case, provides us important references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reemployment of laid-off workers in the tourist destination.

**Key words:** tourism industry; occupational change; social capital; Pingyao